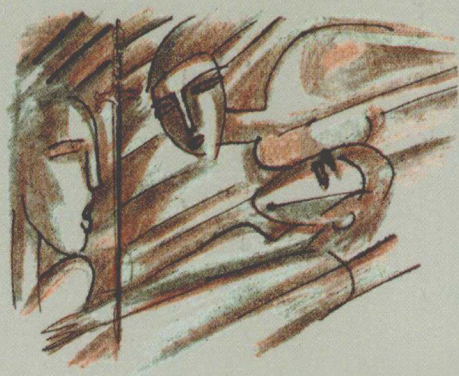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鱼肠剑

阿袁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  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鱼肠剑/阿袁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1

ISBN 978-7-02-008790-7

I. ①鱼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17284 号

责任编辑 安 静

装帧设计 何 婷

责任印制 李 博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34 千字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6 插页 2

印 数 1—10000

版 次 2011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8790-7

定 价 1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孟繁最初对吕蓓卡生出嫌隙,是因为一件和自己不相干的事情。

三间房,A、B、C,都是一样的大小,只是房A朝南,有一个小阳台,而房B和房C在北面,没有阳台,这个区别,她们三个人——孟繁、吕蓓卡和齐鲁,事先在物管那儿并不知道,所以都是随便签的字,齐鲁签了A,孟繁和吕蓓卡签了B和C。三把房间的钥匙,三把套间的钥匙,都圈在一个小铁环上,由吕蓓卡拿了,三个女人说说笑笑地,一起去博士公寓305。

然而,吕蓓卡竟然把她的拉杆箱包放进了A房,同时仿佛不经意地,把C房的钥匙给了齐鲁。孟繁当然注意到了,她是一个心细如发的人,一进305就发现了房A和房B房C的区别,也发现了吕蓓卡这个有意无意的小动作,然而齐鲁似乎没发现,或者发现了,不好意思说。因为孟繁看到齐鲁的表情一刹那间有一点点惊讶,然而也只是一点点,稍纵即逝了。之后便不声不响地接了C房的钥匙,进去打扫了。房间里有许多灰尘,以及前任博士们留下的一些乱七八糟的杂物。她们足足打扫了一个多时辰,门口的垃圾堆成了一座小山,305房间,才有了一些女性化的清洁气质。

那天的晚饭是吕蓓卡请的。本来孟繁不肯去，她和孙东坡约好了，要去他那儿吃饭的。孙东坡在电话里说，他买了鲈鱼、四季豆角、西兰花，还有里脊肉，都是孟繁偏爱吃的，尤其是孙东坡做的清蒸鲈鱼和糖醋里脊，每次都能让孟繁吃出今兮何兮的幸福感来。而且还有一瓶张裕解百纳，他说，房间里的哥们今天出去了，我们俩可以放开来，喝几杯。

后面那句话，孙东坡是放低了声音说的，孟繁的心不禁一阵荡漾。

然而吕蓓卡不让孟繁走。吕蓓卡说，不就是老孙么？已经在一起吃了十几年饭了，还要在一起吃上几十年，你吃不烦呀。如果是别的男人，我们还考虑考虑，但老孙绝对不行，你说是不是？齐鲁。

齐鲁笑笑。

孟繁其实知道那顿饭吕蓓卡是想请齐鲁。那样阴了人家，不找个由头弥补弥补，怎么好意思呢？但单请齐鲁，到底有些着痕迹了，所以需要孟繁在一边做个幌子。这层意思，孟繁看得一清二楚，虽然看清楚了，也不说破吕蓓卡，这是孟繁的性格，孟繁最不喜欢塌别人台的。何况吕蓓卡的台，也难塌。孟繁在电话里刚说一句，我可能过不去了，吕蓓卡就一把抢过了手机，说，不是可能过不去，是一定不过去了。姐夫，今儿晚上你就自斟自饮吧，学学人家李白，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孟姐呢，您就别惦记了，属于我和齐鲁了。

## 二

孙东坡在另一个学校读博士。和孟繁一样，也是古典文学专

业的,不过,他搞古典文学批评,主攻理论;而孟繁呢,研究作品,重点是晚唐诗人李商隐的作品。

他比孟繁早一年读博。这是他们家一贯的前进模式。总是他冲锋在前,然后孟繁亦步亦趋。当年他们在中学教书,小城市的普通中学,那么一个小地方,人生自然和理想无关,但生活也是平静安逸的。她其实很耽溺那样的日子,和孙东坡恋爱,结婚,然后生儿育女——生儿育女他说是夸张了,因为没有儿,只有一个女。女儿叫天天,长得和他一样眉清目秀。他很喜欢,这是自然的,哪个做父亲的不喜欢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儿呢?然而他的喜欢却是有保留的、有遗憾的喜欢,他是农村出来的,对儿子有一种根深蒂固、欲罢不能的深情。所以,即使和天天玩得昏天黑地的时候,他也会突然摇摇头,说,我们的天天如果是个儿子多好啊。这是什么话呢?孟繁不爱听。更不爱听的还有孙东坡父亲的话,孙东坡的父亲说,要不,你们偷偷地,再生个儿子,放我们那儿带?

小城里的女人表达情绪时,一般都是很直接很激烈的。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学女老师,在小城生活几年之后,也入乡随俗地,变成铿锵激昂的豪放派。

但孟繁从来不这样。孟繁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大城市女人的潜质,也表现出了研究李商隐诗歌的婉约潜质。

孟繁笑眯眯地对孙东坡说,我倒是想成全你父亲,假如我是个乡下女人,也不妨学一回宋丹丹,做个南征北战的超生游击队,可惜我不是。或者学《浮生六记》里的芸娘,给你纳个妾。——不过,孙东坡,你生不逢时呀,你如果和沈三白一样,是乾隆时候的人,这办法才可以的。要不,你休了我?

可孙东坡怎么会休了孟繁呢?他们是恩爱夫妻,当初他追她

时就发过誓,这辈子要在天愿为比翼鸟,在地愿为连理枝。

他们一直是比翼双飞的。说比翼,或者有些不准确,但至少是参差而飞。他教高三,她教高二,他是教研组组长,她是副组长。他考研去了外地——这下总该劳燕分飞了吧,然而只分飞了一年,她第二年就考上了他的学校,两人接着在省城比翼双飞。省城的天空更加广阔,而且又摆脱了孙东坡家人的纠缠,她更耽溺了,可孙东坡不耽溺,孙东坡是有野心的人。野心是孟繁的说法,孙东坡自己认为那是青云之志。有青云之志的孙东坡,在省城也呆不住,三十五岁那年又考了博,是上海的一所高校。孟繁这次有些飞不动了——鸟和鸟的飞行能力原是不一样的,孙东坡是鲲鹏,是鹏,喜欢南冥北冥,喜欢扶摇直上;而她是蜩,是学鸠,只喜欢榆树和枋树的高度,她这样对孙东坡说。孙东坡笑了,孙东坡说,你放心我一个人单飞三四年?上海那可是一个繁华世界,最容易让男人声色犬马的。我的几个师姐师妹,个个可是闭月羞花的。

孟繁才不相信孙东坡会声色犬马,也不相信他的师姐师妹闭月羞花,然而她最后还是考了博。三年的离别,对正当盛年的他们,确实是个很大的身心考验。她本来聪明,而所有的参考书孙东坡都替她准备好了,导师那儿也联系过了。闭关修行十二个月后,她和孙东坡又在上海比翼双飞了。

### 三

在住进博士楼 305 之前,孟繁和吕蓓卡的关系,严格一点说,还只能算是陌生人。

不过见过几次面,在学校招待所的食堂,和上上下下的电梯里。来考博的学生,几乎都住在学校招待所里。两人却从来没有过交往,点头之交都没有。

可吕蓓卡却把孟繁叫做孟姐,把孙东坡叫做姐夫。

孟繁第一次被叫出了一身鸡皮疙瘩。首先不说她们之间的关系到没到这程度,单就那称呼,孟繁也不习惯。又不是茶楼酒馆的,也不是引车卖浆的,叫什么姐姐姐夫呢。简单地叫孟老师和孙老师不就好了,高校里的人逮谁不是叫老师呀?关系生分的叫老师,关系亲密的也叫老师;敬重的叫老师,讨厌的也叫老师。老师的意蕴最丰富多义的,几乎和李商隐的诗歌一样丰富多义。言简而意丰,多合适的一个称呼!

可吕蓓卡偏要姐姐姐夫地叫。孟繁觉得吕蓓卡的做派简直不是学院风格的。学院里的女人哪个不懂远近不懂分寸呢。吕蓓卡竟然不懂。明明还是山远水远的关系,竟然一下子被她扯成了亲戚,还不是远亲,是半直系。

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女人。

第二天孟繁和孙东坡吃饭时,这样说起吕蓓卡。孙东坡和孟繁已做了多年的夫妻,自然知道孟繁的“有意思”其实是骂人的话,是说吕蓓卡是“二百五”,也就是上海人嘴里的“十三点”,但饭桌上的另一个人却不知道,他就是孙东坡同宿舍的哥们老季。老季是北方人,长得也很北方,一米八几的个子,皮肤又黑又粗糙。和孙东坡对比了来看,简直一个是老树枯藤昏鸦,一个是小桥流水人家。可这棵老树竟然是研究“花间词”的,孟繁有些忍俊不禁。孙东坡说,老季不仅研究花间词,老季的审美对象是世间一切妩媚风流的东西。妩媚的风月,妩媚的文字,妩媚的女人。

所以老季一听说吕蓓卡,就有些激动了,赶紧问孙东坡小姨子的形象如何。孙东坡虽然当了姐夫,却也没见过小姨子的。两个男人都转了脸,看孟繁。

孟繁沉吟半天,然后说,是个美女。

老季对这个答案很不满意。美女?现在哪个女人不是美女呢,系资料室的老冯还被学生们叫做美女呢,可老冯不仅快五十岁了,而且满脸雀斑,还有一个很俄罗斯的腰,学生们都担心沈老师抱不过来——沈老师是老冯的老公,也是中文系的教授,有名的红学家。学生们有事没事常常拿他的形象打趣,说他研究《红楼梦》研究得走火入魔了,生生把自己研究成了一个男林黛玉,闲静时似娇花照水,行动时如弱柳扶风。在高校,弱柳扶风的男教授倒也不少,关键是他和老冯的形象反差太大了,老冯倒也是很古典文学的,只是那古典是《水浒》的古典,或者是苏轼的朋友陈季常家的河东狮吼式的古典,总之和本来意义上的美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,然而也被叫做美女了。可见美女,是被用俗用滥了的一个概念。所以老季说,哪能这么敷衍我们呢。你是搞文学的,要用修辞。

修辞就修辞呗!孟繁笑笑,说,是个闭月羞花的美女。

这哪行呀,老季摇摇头说,闭月羞花在后现代语境下已经有了新的诠释,木子美还闭月羞花呢,芙蓉姐姐还闭月羞花呢。

老季显然多喝了两口酒,孙东坡被逗得乐不可支。孙东坡说,你别和老季绕了。老季研究词,你干脆就用词来比,她是北宋词,还是南宋词?是豪放词,还是婉约词?

孟繁放下筷子,斟酌半天,说,或许,她是五代花间词。

老季大喜过望,说,原来在我研究范畴之内,那我一定要认识认识。

行呀，孟繁说。

## 四

三个人的关系，是最具张力的关系。

如果三个人当中有两种性别，那张力就会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，有明争有暗斗，有爱情有阴谋，有背叛有嫉妒，精彩跌宕如马丁·斯科西斯的《纯真年代》，或者周迅赵薇陈坤的《画皮》。

如果是一种性别，且是阴性，那依然会是紧张的戏剧性的关系，只是这戏剧性，不是好莱坞的路线，而是更曲折，更隐秘，外弛内张，外静内动。机关都藏在暗里，在姹紫嫣红的戏妆下，在甩来甩去的水袖里，这意思，又有些是昆曲了。

孟繁觉得，吕蓓卡唱昆曲绝对是个旦角儿，刀马旦。

因为在不动声色中算计了人家齐鲁，也因为谈笑风生中把孙东坡叫做姐夫，孟繁以管窥豹见微知著。

所以她有些远着吕蓓卡，是心理意义的远，面上大家的关系还是一样的，或者说，她和吕蓓卡的关系看上去更亲密些。这亲密完全是由吕蓓卡单方面造成的。吕蓓卡最喜欢有事没事到孟繁的房间里来串门，或者晚饭后约孟繁去散步——所谓散步，其实是出去拈花惹草，吕蓓卡对校园里所有的植物，都抱有空前的占有热情。她沙发边上的那个巨大无比的深褐色圆坛子，里面总是插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。她甚至会让孟繁掩护她，拿个玻璃瓶去偷博士楼前的桂花，回来用蜂蜜腌了，做桂花糖吃。

应该说，如果没有齐鲁那件事，和吕蓓卡这个女人交往其实还

是非常有意思的。她不仅喜欢搞点女人的小情趣,而且还无比热爱飞短流长。不过个把月,整个楼里的男博女博,和整个文学院里的博导们,吕蓓卡似乎都认识了,虽然他们未必认识吕蓓卡,但吕蓓卡却对他们有了提纲挈领的了解,谁是书痴,谁是花痴,谁是论文痴——“痴”是吕蓓卡的口头禅,但凡谁在哪方面有点过了,在吕蓓卡这儿就成了某某痴。有时她和孟繁走在路上,会突然捅捅孟繁的胳膊,黑眼珠一时亦变得十分流转。孟繁知道,她们一定又遇到某痴了。果然,等那人过去,吕蓓卡会说,她就是某某某耶。可某某某孟繁不认识。吕蓓卡说,花痴呀,201的花痴。

博士楼里,花痴有好几个,为避免混淆,吕蓓卡给每个花痴都加了定冠词,定冠词一般是房间号,也有的是地域,比如隔壁的女博,就被吕蓓卡叫做洛阳花痴。每个花痴的背后当然有许多典故,这些典故吕蓓卡能如数家珍。吕蓓卡的口才很好,一旦说到与风月相关的话题,那更是眉飞色舞,妙语如珠。孟繁其实也爱听这样的流言,哪个女人不爱流言呢?流言是暗夜里的璀璨烟火,是连天衰草中的斑斓蝴蝶,那缤纷秀色岂是枯燥的学问和枯燥的论文能比的?

可孟繁偏偏做出不爱听的样子。这是故意怠慢了,借怠慢流言,来怠慢吕蓓卡。

当然也不是很明显的怠慢,而是有些含蓄的,有些消极的。女人之间飞短流长原是要相互激励的,要你来我往的。要同舟共济,要相濡以沫。高尚的行为不需要同志,千里走单骑,才能成就孤胆英雄。但堕落不一样——背后说人是非,这差不多就算堕落了,她们受儒家教育多年,对这一点心知肚明。但明知,也要故犯,因为堕落是更快乐更容易的事情。往上总是更吃力,而往下轻而易举,

这是力学规律,大多数人不能逃脱于规律之外,女人更不能,因为体力不支,体力不支也会造成精神不支。而不支的结果就是需要堕落的共犯,一个人堕落让人不安,而两个人,或者更多,那不安的意味就会减弱甚至化为乌有。

但孟繁却不成人之美。无论吕蓓卡说什么,孟繁从来不插嘴,只是笑吟吟地听,间或嗯嗯哦哦几声。那嗯哦,只是礼貌上的,既不是推波助澜,也不是添枝加叶。这样一来,吕蓓卡的流言,就有些表演的意味了,且是自编自演自吟自唱的表演。

这是孟繁的刻薄处。

只是,孟繁的刻薄,是李商隐的《锦瑟》诗,很朦胧的。吕蓓卡或者没有看懂这《锦瑟》,或者对流言过于沉迷而欲罢不能,每次一有新的八卦,仍然会急不可耐地往孟繁的房间跑。

偶尔也会让孟繁到她房间去。这一般是她买了新衣服,要孟繁帮忙赏析赏析——当然主要是赏,析其实无关紧要。因为吕蓓卡在服饰方面的理论,远比孟繁丰富的。然而他山之石,可以攻玉,兴头上的吕蓓卡会这样说。这是客气话,孟繁不上当。吕蓓卡不是需要他山之石的人。然而孤芳自赏毕竟寂寞,所以还是需要孟繁。虽然孟繁和她,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。

孟繁在这个时候通常不做声,但偶尔,也会美言几句。这是礼貌,也是特定语境下的本然反应。因为吕蓓卡这个女人,穿衣服确实很好看的。她个子虽然不算高,却极玲珑窈窕,什么衣服往她身上一穿,都是横看成岭侧成峰。也因为这样,吕蓓卡在周末最喜爱的娱乐和运动便是逛时代广场,或襄阳路和七浦路服装店,一个人逛。因为孟繁不太爱逛街,孟繁最喜欢逛的是书店和宜家家居,或者学校门口的小菜市场。孟繁有个小电磁炉,有时孙东坡周末

过来,他们会煎几块牛排,或者蒸上一些基围虾或大闸蟹,打牙祭。他们平日在食堂,基本上还是以素食为主,倒不是因为经济困难,而是他们觉得不合算。学校里的大荤,不仅价贵,而且看上去身世和品质十分可疑,所以孟繁更愿意自己去菜市场,亲自验证那些虾们蟹们的来历及新鲜活泼程度。吕蓓卡对此十分鄙夷,认为孟繁已经是标准的女博加家庭妇女。

女博在吕蓓卡那儿,基本是贬义词,经常用来嘲弄人的。她虽然也是女博,可她是个看上去不像女博的女博,这很关键,做女博可以,但不能做成齐鲁那样从形式到内容高度统一的女博。

吕蓓卡最看不上齐鲁的,而且在孟繁那儿,从不掩饰这种看不上。她在背后总是把齐鲁叫做书痴的,后来干脆叫书蠢了。吕蓓卡说,一个女人,把学问做到了昆虫那样纯粹执着的境界,简直太恐怖了。

关于这一点,孟繁也有同感。她也不是很爱学问的人,之所以读博士,是身不由己。谁叫她有一个孙东坡那样的老公呢?只好嫁鸡随鸡了。吕蓓卡呢,读博的原因倒不是嫁鸡随鸡——她的鸡不在上海,在美国,而且还没嫁呢。她沦为博士,完全是学校逼良为娼,吕蓓卡说,她那个学校,超变态的,竟然明文规定,1970年以后的老师,没有博士学位,取消评教授资格。此文件一出,简直是平地惊雷,那些四十岁以下的老师们,一时间抱头鼠窜,纷纷往各个学校钻。不出去混个博士学位回来怎么对自己的人生作交待呢?总不能一辈子当副教授吧?好说不好听呀,而且工资还差那么一大截呢。即便吕蓓卡这种平日以不求上进自诩的老师,也扛不住,挣扎了半年,最后也还是鼠窜上海了。有什么法子呢,在人屋檐下,不能不低头。

但齐鲁不一样，齐鲁看上去对学问，显然是甘之如饴的。

## 五

三个女人当中，齐鲁是最年轻的。她比吕蓓卡小三岁，比孟繁小两个三岁。她们年龄的数字关系，正好是一个等差数列。

这只是实际的年龄关系，如果按视觉年龄来排，齐鲁和吕蓓卡，要颠倒过来。

所以吕蓓卡一有机会就会让男人做猜谜游戏。谜面是：猜一猜我们的年龄关系？谜底应该答出谁是老大，谁是老二，谁是老小。猜中了有奖，奖品有时是吕蓓卡手里的一颗话梅，有时是一个法式拥抱。

男人们很踊跃。吕蓓卡的法式拥抱，确实是很激动人心的奖品。

然而没有谁得到过这种奖品。因为百分之百的男人，都把老二和老三搞颠倒了。还有一些眼神不好的男人，甚至把老大看成了老二，而老三成了老大。

这时候吕蓓卡总是笑得花枝乱颤。

一边的孟繁都有些看不过去，可齐鲁，却是没事人一样的。

偶尔吕蓓卡不在宿舍的时候，孟繁会挑几句，说吕蓓卡那个房间的阳台，阳台外夜晚的上海灯火，以及飘浮在阳台上的隐约的桂花香，还有男人对女人年龄的鲁钝。孟繁的言语，完全是李商隐的风格，意在言外的，曲折幽微的，而且还蜻蜓点水。也不知道齐鲁听不听得懂。

也可能听不懂吧,因为齐鲁从来没有接过茬,总是很安静地听孟繁讲,那姿态仿佛在课堂上听课一样。这也是齐鲁的本事,齐鲁总能把任何一种关系变成师生关系,把任何形式的言谈,变成上课与听课。有时孟繁觉得齐鲁这个女人真是当学生当出了瘾的,吕蓓卡与其叫她书蠹,不如叫她学生蠹。可学生也不能当一辈子呀,博士毕业之后,怎么办呢?再去读另一专业方向的博士学位?这种情况也是有的,孟繁听说,在国外,有一些留学生就这样,博士毕业之后,找不到工作,只好又去读另一个博士,最后把学校所有的博士学位都读了个遍。反正国外的奖学金高,干脆把读博职业化了。

或者齐鲁应该去国外,既可以把学位无休无止地读下去,又可以摆脱类似于吕蓓卡这样的女人的欺负。外国人不讲阴阳,又不讲太极,总归没有中国人这么复杂和厉害。陈燕子有一次就让吕蓓卡毕业后赶快去美国,她说,范吉安应该给你拍一个越洋电报哇,上写:人傻、钱多、速来。

这当然是玩笑,却也是有几分当真的玩笑。如果那样,吕蓓卡去美国岂不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吗?对付美国人,让吕蓓卡这样高段位的人去,不是杀鸡用牛刀吗?

而齐鲁,估计和美国人,是旗鼓相当的。

研究了那么多年的先秦文学,一天到晚琢磨几千年前的人,还能不把自己琢磨得更朴素和更单纯?不把自己琢磨成美国人那样子?

孟繁觉得挺有意思,或许一个人的研究真会影响到她的性格和思维,不然,她研究李商隐,就有李商隐的缜密和曲折,吕蓓卡研究明清戏剧,就有戏剧中小旦的长袖善舞;而齐鲁,整日读“关关

雌雉，在河之洲”、“上邪，我欲与君相知”这样的古朴诗文，不知不觉亦变得古朴了？

不是没有这种可能，然而也可能是另一种结论，那就是一个人的性格与思维决定了她的研究对象。或者她本来身体里就有李商隐，所以研究李商隐，吕蓓卡本来就是个小旦，所以研究戏剧，而齐鲁本来就是简单朴素的，所以她干脆返璞归真，回到几千年前的先秦文学里面去。

孟繁突然间有了一种灵感，她或许可以就这个问题写一篇论文，论文的题目就叫做《略论文学研究者的性格和思维与研究对象的关系》。

## 六

齐鲁其实懂，懂吕蓓卡的偷梁换柱和反衬，也懂孟繁言此意彼的挑拨离间。

然而齐鲁不在意。房间朝南朝北有什么关系呢？比起南面明晃晃的房间，她更喜欢北面的阴暗。她向来忌惮明亮的东西，白天、太阳、玻璃，以及别人尖锐的注视，她都不喜欢，那些东西让人没有遮挡无处藏身。她更喜欢暗的感觉，至少要半明半暗。像鱼一样，有水的遮蔽；像藕一样，有荷和泥的遮蔽。小时候，她的那些小朋友们都渴望成为一只鸟，在天空飞，或者成为祖国美丽的花朵，在阳光下灿烂开放。可她想做的，却是一只蚯蚓，同学们几乎不能理解她。为什么做蚯蚓呢？那种黑不溜秋的东西，过那种暗无天日的生活。老师可能也是疑惑的，也问她为什么，她不说——

她那时也确实说不清楚的。老师后来替她说了，老师说，齐鲁同学之所以想做一只蚯蚓，是因为蚯蚓能松土，让花儿茁壮成长。同学们恍然大悟，都热烈地为她鼓掌。她面红耳赤，十分羞愧。如果只是因为花儿的话，她为什么不做蜜蜂呢？不做蝴蝶呢？她想这样反问老师，然而没有。她打小就是个不喜欢反驳别人的人。不，应该说，她打小就是个不喜欢用言语反驳别人的人，她的反驳都在暗中完成，也就是在她的意念中完成。她面上对谁都百依百顺，暗里呢，却是有自己的想法的。

所以，对齐鲁来说，和南相比，她更喜欢北；和东相比，她更喜欢西。总之和飞蛾相反，飞蛾趋光，她趋暗。她是飞蛾的史前，是居蛹者。

至于阳台，她亦无所谓。阳台到底有什么好？也值得孟繁用那么诗意那么垂涎的语言来描述它？说白了，不过是半个戏台而已。卞之琳不是说过，你站在桥上看风景，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。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，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齐鲁可从来不想成为别人的风景，吕蓓卡看上去却是很有风景的女人，既如此，换个房间，不是各得其所么？

虽然吕蓓卡换房间的手段，有些不太磊落。

她也知道孟繁是好意，是好意的挑拨离间，是为她打抱不平。可她能做什么呢？莫说她本来喜欢北面的房间，即便不喜欢，她其实也没能力进行实际的反抗的。所有的反抗都只能是她的一篇意识流小说。在虚构的小说里，她像泼妇一样骂过街，也像鲁提辖一样一拳把人的脸打成了颜料铺，她甚至还杀过人，不是用砒霜，而是用鱼肠剑，欧冶子铸的名剑，专诸杀王僚的那把，杀了一个十分英俊的男人，男人叫北，沈北，是齐鲁高一届的师兄。她在研二那